吳郡志/卷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四 ◄

吳郡志
卷三十五

► 卷三十六

郭外寺

崑山縣慧聚寺，在縣西北三里。崑山，一名馬鞍山。世傳殿基，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。半疊石（室），半為虛閣，縹緲如仙府。他山佛宇，未有其比。山上下前後，皆擇勝為僧舍。雲窗霧閣，間見層出，不可形容繪畫也。吳人謂崑山為真山似假山，最得其實。大略見張祜、孟郊詩，及蓋嶼所作《圖序》。皇祐中，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。夜至寺，秉炬登山，閱張、孟詩，一夕和之，遂為山中四絕。一山中登臨勝處，古上方為冠，月華閣、妙峰庵次之。山之上下，又有留雲、翠屏、翠茂、夕秀諸軒，及淩峰、翠微、垂雲諸閣，不可盡紀。淳熙中，月華先焚，上方次之。既而寺災，煨燼無遺。自唐以來，名賢題詠，石刻殿柱，雷火篆書，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，李後主所書扁榜等，一掃無跡。今惟《山圖》僅存於收藏之家，石亦毀矣。山後掘地多得奇石，玲瓏纖巧，好事者甚貴之，號崑山石。

【唐王洮《天王堂記》云：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，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洮，促足角坐，涵意欲泄不能者數四。頃乃作曰：“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。”謹按釋氏書云，天王生於闍國，作童兒時，猶能血鏃射妖。遂去走天竺，遇金仙子授記，護閻浮提補多聞。王騰雲跨漢，靸鬼撚魔，霞幟雪戟，指勾摧泮，競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，為藥叉官長。籲奇怪事，孔門弟子慚於語。然儒以正直為神，今天王能射妖摧魔，用壯護世，是亦正直也，復何慚之哉！按馬鞍山踴出平原中，絕頂晴望他山，百餘裏緣接培墳，咸溝穿塍織，坦然鋪出。復多奇石，支疊危柱。釋氏築室，鑿倚山半。今天王堂，實翼西北隅。塑狀嶽

聳，宛然拄空。金精獰瑰，力溢膺腕。彘卒象伍，作為部落。堂寧宏麗，四簷飛翠。庥靈庇像，若艘瞞被甲擔戈立於煙靄。洮因勞其費，進曰：“非其〔某〕力能，皆邑民為之。”塑實成於張弘度，堂宵成於俞師甫。籲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，切於獲者三人。豈偶然於天王戰。釋氏廣姓闕，號清建。姓趙，號良頻。時唐大中三年，鄉貢進上王洮立。

僧辯端《慧聚聖跡記》：至道二年冬，端自杭州止於姑蘇，遂謁郡太守尚片廣部員外郎陳公。公一見若舊識，乃盤桓於是邦，得遊其屬邑。二年春二月，屆於崑山縣，寓慧聚寺。未數日，會公聽理之暇，出巡水塘，相繼而至。又得以陪從嘉賞，周覽占跡。且目其弧巒奇秀，屹立天際，曰馬鞍山也。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。極頂四視，東連溟渤，西接洞庭。原隰溝塍，坦然鋪苫。初至寺升殿，尋碑讀記。厥石斷壞，其文殘闕。午門名氏，皆蔑然坦。乃詢諸寺人，行耆年宿齒，微以舊傳，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，略敘其事。先是，梁天監十年，有帝之門師，吳興沙門釋慧向，姓陵氏，久居內寺。一旦歸省，而至是山，有息焉之誌，因放錫憚坐於山脊石室間，以二虎為侍。師方運籌，思立精舍。忽有神人見師之前，曰：顧施千工，以成其事。其夜風雷震吼，林木號怒。近山之人，聞樸斫之聲。翌日，而奇石矗疊，廣階駢城，其方截如也。延袤一十七丈，高顯一十二尺，蓋山王之役神工也。時宰縣者異其事，聞刺史，奏武帝，因造寺焉。遂立正殿於其上，敕張僧繇繪神於二壁，圖龍於四柱。每雲陰天暝，則鱗甲皆潤，潗潗然及有浮萍者。或曰，多興疾雷，鼓巨浪於江海間。後敕僧繇畫鎖以製之。洎唐武宗會昌中，詔毀天下佛宇，茲寺嚐在毀間。大中五年，宣宗皇帝重闡釋門，故寺僧清江，以其靈跡聞郡守韋公，於是奏再興焉。凡今殿閣像設，非梁製也，唯神砌存爾。觀其神跡規製，皆窮奇極壯。造化所成，信非人力。遊者觀之，莫不皦然心懾而股栗，魂驚而魄駭。苟非向師至德，通於神明，又淩克臻於是耶？苟非山王靈感，昭於有德，又胡能成其績耶？又前後曾未有郡牧乏此者，今陳公博古，聞異來而睹之，久以嘉歎。因謂端曰：“前記湮滅，來者昧其所從。請摭其實，庶垂於永永。”端雖搜才，忝辱厚命，故抽毫以書。時至道三年孟夏，僧辯端記。　孟郊：昨日列上方，片霞封石床。錫杖莓苔青，袈裟松柏香。晴磬無短韻，晝燈含水光。有時乞鶴歸心邀訪逍遙場。　張祜：寶殿依山險，淩虛勢欲吞。晝簷齊木末，香砌壓雲根。遠景窗中岫，孤煙竹裏村。憑高聊一望，歸思隔吳門。　王安石《次孟郊韻》：僧蹊蟠青蒼，莓苔上秋床。露翰饑更清，風蔭遠亦香。掃石出占色，洗松納空光。久遊不忍還，迫迮冠蓋場。　又《次張祜韻》：峰嶺牙出沒，江湖相吐吞。園林浮海角，台殿擁山根。百里見漁艇，萬家藏水村。地偏來客少，幽興隻桑門。　朱明之《惠聚寺詩序》：離常熟至崑山，泊惠聚寺。而詩情猶壯，復為二章，附於五題。蓋山雞自愛其尾，亦欲以多為貴也。○古寺有遠名，欲遊無夢生。飛猿磵碉底嘯，靈烏雲間鳴。影密樓台眾，香繁草樹榮。何年照佛火，燦燦長光明。○石林高月生，蘚閣疏磬鳴。宿烏夢難就，定僧魂更清。香風動花影，岩瀑飛玉聲。遙夜坐來短，

但餘天外情。】

景德寺，在昆山縣西南，即東晉所置寶馬寺。

【范浩《諸天合記》：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，倡天堂地獄、禍福報應之說。風勁世俗，波從信向者，往往悔惡徙業，而歸之善，其亦有補於教化矣。昌黎嚐言：自其西來，四海馳慕。結樓架閣，上切星漢。處處嚴奉，高棟重檐。鬬麗跨雄，自唐已然。雖妙言論如退之，亦歎其不可遏止也。崑山普賢教院，有閣暈飛，下俯鱗宇。碧櫺丹拱，隱霧延暉。森列諸天，勢欲浮動。使人發立，凜凜生肅心。每陳供辦香，氛靄蔥鬱。神若天墮，馭風而翔雲，諦觀恍然。復疑身之排金闕而篷瓊樓也。予嚐訪憚者曇益，因見住持講僧淵，問誰為此？具言政和癸巳，蓀荅義明，演經丐錢，創興普賢殿，邑人沈饒募緣，增堂頗以侑道場。今年夏五月，沈又感夢，率眾建閣。豪姓辛珍，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。遠邇信向，磨肩投禮〔體〕，禱福祈年，應不旋踵。念此殊勝，緣要須書，以信諸世，因請予記之。靖康丙午季冬既望，奉議郎新濟王、康王、祁王府記室範浩記。】

惠嚴禪院，在崑山縣東三百步，梁所造崑福院也。

【曾文《法堂記》：崑山縣治之東有憚院，曰惠嚴。始唐末嗣憚師，以佛學名一時，故鎮遏使劉為建院以處之。嗣師既去，其徒以世及續居者，百五十餘年。屋老而敝，徒不能葺。熙寧四年，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，復以院待學眾之來遊。縣以閻州，命選於眾，乃得惠元憚師，畀以住持。於是四方之上，不其而自集。一境之民，不言而心化。因相與視其屋，則又皆曰，是豈人法之所宜者，遂謀新之。鄉人間命，樂輸以助。先為法堂、寢室凡二十楹。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，來歲仲夏二日（乃）魚畢工。師曰：不與俗交，非興化為人也。則記其事，以慰作者之勤，其得已乎。而法堂、寢室。豈且特以休耆壽者之身，佛之法傳乎其中矣。非知吾法者，不能為也。以書屬予曰：幸為記之。予聞釋氏之書曰，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，是則攝一切法。釋氏之言心法如此，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，是也。夫心之為物，微妙則通。故用之彌滿六虛，廢之莫知其所。不古不今，神而無方。信乎廣大高明，超於名跡。豈言與書引所能盡哉。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，而自得之也。當梁之世，釋氏之教最為盛時。然學其法者，亦泥於言。學其書者，亦忘其真。天竺之師達磨，始自其倔來。其曉人也，直示道心。使之研幾見獨，盡豁幽滯。則廣大高明，皆我同〔固〕有。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跡而已者乎？於斯時也，道之不明久矣。聞其風悅之者，六通四辟，如醯雞之發其覆，而見天地之大全。雖中國

之士大夫，欲息於道者，亦從之遊。故傳其之者，所居而眾至所，教而誠服。待人之餉而後食，待人之衣而後衣。或泛求於人，而人亦不以為厭也。其居之至，則崇棟廣宇，極於壯麗。敝則眾相與新之，而人亦不以為侈也。蓋問其道而心化者，皆將虛己以遊於世。則其驕吝之意消，而能尊道輕財，固不足言也。惟此堂室，師之居此。湛兮淵靜，廓然飛徹。資道之侶，遝至而時集。顯問於堂，密叩於室。宜其迷者自覺，疑者自信。神悟心照，不知其然。堂室雖無與於人法，亦人法之所依也。則作而新之者，其澤豈易竭哉云云。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、將仕郎、試秘書省校書郎二肘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。】

新安尼寺，在崑山縣東二百步。

常熟縣明因寺，在縣東五十里。

【陳於《新改禪寺記》：東常熟縣〔常熟縣東〕七十里，有雙鳳鄉，有村支塘。而寺於其問，曰明因。昔嚐曰永昌，又名再昌，至國朝祥符改元，始易今額。至熙寧六年，遂為禪寺。土不變壞，人不更聚。而名目之不同者，時異事異，實亦尊佛而已。佛以一無冒一切有，以一真破一切妄。一切法是有，我何使之無？我本無無，今安得有？一切法是妄，我何使之真？我自非真，今安得妄？一有一妄為有情，故一無一真為無情。故此禪律所由判也。東西分祖，南北異宗，以攝戒名律，以見理名禪。此禪、律所由盛也。夫律為漸，禪為頓。而為之徒者，以禪受什方，以律傳父子。因而反戈自伐，與俗同污，其不見僇於世者無幾。初僧文曉，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，以事至有司。遂攘臂鼓眾，更律為禪，自今日始。縣為聞府，府下僧藉〔籍〕，搜可為領導者。眾薦今禪師紹瞻，而府可之。師至，其徒有不悅者，豫中其室以遁。其頑垣壞壁，蕭然如無人之墟。師收付遣眾，繕革〔葺〕故廬。鳴鍾擊鼓，晨倡夕和，欣欣如啦。規範僅舉，徒眾僅安。歲輒大凶，而水且旱，百里蕪其八。人輒大疫，而逋且逃，十室虛其九。嚴不轉之心，奉一實之事，根無利鈍。應病用藥，其徒以此親。施無厚薄，均福田相，鄉人以此敬。八年於今。而門之外，導（長涇以利眾）。長涇之上，營石橋以便行。堂室寵殿，雖未及美，而小康矣。因師請記之，論次如此。若夫門未革，殿未紺，而丈室未敞，此必有待於他日，餘不得而書也。元豐四年五月十日，前常熟縣尉陳于撰。】

常熟縣勝法寺，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。

【葉粵得《輪藏記》：佛法自漢入中國，即與其言皆來，然未嘗若是侈也。至晉、宋、

周、隋之間，鳩摩羅什之徒出，更相傳譯，轉相付授，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。流源既遠，往往失其本真。梁武帝時，始有言心法者，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，不立文字。佛氏之學，遂判為禪、律兩岐。其後更數百年，學心法者雖益盛，然其書未嘗卒廢。自隋開皇至唐開元、正〔貞〕元以來，凡列於目者曰：大乘、小乘，曰律，曰論。剖分甲乙，鱗次櫛比。雖假托疑似謬妄之辭，苟不叛其說，亦莫不具在，其傳至於今不絕。昔吾儒者之言，僅出於中國。其道在天下，照然若揭月日〔日月〕。而中遭秦火，雖六經不得為全書。殘編斷簡，出於屋壁丘墟之餘，與一時遺老所誦習，雖幸而獲存。然顛倒錯謬，固已不勝其弊。其他諸子百家，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，近數十年，遠或百年，皆已堙滅無聞。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，乃全而有之，愈久而益著，何也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，使人欲廢而不可歟？蓋為之學者，皆知信其所習，而尊其所聞。相與謹守嚴奉，手傳口誦而不敢慢。非有意於借資取便，階梯所欲，嚮探而忽忘之者，然也。常熟，姑蘇別邑梅里鎮，又在邑之東北海上，有寺曰勝法。故無藏經，崇寧二年，長老道瑞，始募眾緣為之。淵強力明果，學心法者也。居勝法二十一年，與始至之日無異。工既成，見余霅上曰：並海之民，不耕而漁，其習以多殺為事，而不畏罪。與之言吾理則惑，教以其書則怠。惟轉輪藏侈，極雕刻彩繪之觀，以致其莊嚴之意。可使凡徼福悔過者，一皆效誠於此。吹蠡伐鼓，機發軸運。象設駭於目，而音聲近騰耳，不待發函展卷，而其心固已有所向矣。然邑民瘠而艱施，歲且多潦。有欲成吾事者，而屈於力。其力足以及之者，而窘於歲。蓋竭吾勤而後能成，不有記其略，無以慰此意也。因請餘文，至再三不已。夫物之盛衰存亡，固不可皆以力致。然未有不存乎人者。服儒衣冠丈遍天下，不能盡有其傳。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，是必有當其責者。因推其所以然，書以遺之。非特誌淵之勤而已也。政和五年六月十日，縉雲葉夢得記。】

法輪寺，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。

永慶寺，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。

【李湛：巖扉開早涼，谷鳥分遠翔。花氣濕幽徑，磬聲清上方。雲生松澗底，花落蘚池傍。致有遺榮意，移時坐石床。】

寶嚴禪院，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。舊名延福，天禧中改賜今名。

【李湛《重修延福禪院記》：蘇州常熟縣海隅山，舊有延福禪院。蓋出於梁天監之初，自唐會昌廢毀，存者無幾。端拱二年，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，荷天子榮命，歸止於斯。

而鄉耆里氓，為之捨土木畚鍤之功，大作廣宇峻廈，不五歲而告成。於是有隆博而門者，有炳煥而亭者，有顯壯而堂者，有邃麗而室者，有虛揭危累而塔者，有雙延相敞而廉者，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。抱塔之趾，又有圍覆壤架四而院者。居高而顧望，周旋自下以相去聲之，翼舒鱗萃，輝照可鑒。會奇集勝，狀不能盡。即以主者處師，俾悉得而專有之。師當錢氏列國時，從學於天台山。既大成，而有聞，被召人為惠智憚師，居普門寺演法。暨餘杭國除，隨詔詣闕。上禦滋福殿引見。宣授紫羅命服，及內府帛五十匹。復賜今師號，留之京師天壽寺。淳化三年，上禦制草書《急就章》一卷《逍遙詠》一十一卷，《秘藏銓》三十卷，《太平聖惠方》一百冊藏焉。恐後未諭其來，故按其實以錄之。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，鄉貢進士李湛記。　陸絳《新建佛殿記》：近代儒家流，以韓退之辟釋老，賢與不賢，皆欲隨而去之，未熟思之甚矣。夫受天命者，莫大於君中國。其間哲後僻王，治亂興亡之運，接跡而不可勝數。至於治而興者，則諸儒必曰：非人事也，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。亂而亡者，則諸儒亦曰：非人事也，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。夫如是，則治亂興亡之運，莫不推之於天。韓退之，有唐之大儒，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道不行於當世，而釋氏之教寖盛於中國，故力排之。若《原道篇》、《佛骨表》之類，皆著辭深切，疾時君奉之太過。其所以然者，誠欲抑之。救其寖盛，未始不為釋氏福。迨言弗納而身貶也，彼得以益其惑，遂有會昌之禍。豈非道隆則汙，物盛則衰之效歟？然會昌廢之，未數年而大中復之。易如走丸，疾如反掌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？噫！大道而有仁義，仁義而尚狙詐。金仙氏之說，其有不興乎？由是源於漢，流於晉、宋、齊、梁間，與吾儒、老子之教，鼎峙於中國。若夫奉空寂，破迷妄，以出生入死之說，為興善滅惡之筌。蚩蚩之氓，從而遠罪。則如來真意，深乎救世者也。而時君奉之，或多立寺宇以徼福，或廣度僧尼以崇教。上焉者佞之，下焉者化之，如之何不為後世敝。蓋崇之者，反於其道焉耳。文十子曰：齋戒修而梁國亡，非釋迦之過。此言得之。我國家四聖禦極，灼知化源，寺觀沿舊，而無所創置。僧道限年，而入必試以行能。故天下名山勝概，非道存乎人，孰能與此。姑蘇走百里，有邑常熟。邑西偏，有佛宇曰寶嚴，即梁天監中所建也。倚山面湖，秀若屏障。嚐有希辯師者，心悟大乘，是焉棲處。錢氏霸國時以名聞，召歸餘杭。錢氏獻上，隨詔請見。賜紫方袍，號曰惠明大師。既而厭居京國，歸隱舊剎。錢氏以師人境俱勝，復施金五百兩，造七級浮屠。淳化中，太宗皇帝詔賜《急就章》、《逍遙詠》、《秘藏詮》、《太平聖惠方》凡一百四十三卷，以旌高風。院名舊曰延福，天禧中，邑尹胡順之飛章亡請，改賜今額。院佛殿，歲久無尺椽。明道中，武陵顧顯，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〔資〕，貿良材。經始於景祐之丙子，落成於慶曆之乙酉。壯而不革，嚴而不陋。絳，里人也，偶為茲山之遊，目擊諸公之善，以文見託，得以直書。時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